翠袖乾坤

文潔華

泡茶的可人兒

都說最美麗的人，是能夠專注於生活，投誠於工作的人，不論性別、年齡、背景。這些可人兒包括工匠、裝修工人、特殊教育教師、研究數式者或收賣爛銅爛鐵，磨較剪鑼刀……。

有一個可人兒朋友，非常專注茶道。她有經歷，故事曲折。她不知道父母是誰，只知道小時多病，寄住別人家裡，後來她患了肺癆，被遺棄於醫院，半邊肺做了手術。這類生存者生活本能很強，別人做不到的事她一一做了，且不動聲色。好像她後來離開台灣到了美國，便是因為在台北一所飯店工作，認識了個美國客，跟他動了愛情，嫁到紐約。

她跟紐約的文化浪人結識交流，常常鼓勵和支持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創作。凡事善感、觀察敏銳的她，不會因為未有接受高程度教育而鬱結了精神，反倒培植了對生活素質的要求與掌握。她後來再婚，跟香港人丈夫來港定居，但生活不見得容易。有次我探望她，兩個少年兒子正在閣樓睡覺，她坐在窗邊，請我用茶。她住在鬧市，甫開窗戶便得迎接噪音和塵埃，於是她用竹簾跟「塵世」隔着，還放上一盤竹林，製造她經常泡茶的地方。

她的茶具十分雅致，泡茶前先默想靜坐三數分鐘，然後非常專注地展開一輪、二輪、三輪的泡茶程序，繼而奉茶。我看着她十分專注的動作，即時把一切疑慮掃清。原先是因為聞說她的丈夫辭退了工作，憂心她的生活狀況，但品了一口她奉上的茶，便知道她有上好的、堅固的支柱，出自她變動不驚的內心。泡茶的儀式在進行的時候，可人兒的臉發着亮光，茶道把她提升了，毋庸別人的猜度和打擾。

古今談

范舉

電腦辨識面容

中國在面容識別技術走在前面。中國有大量的人口出入境，需要更加大量的邊防警察人手，也增加了旅客過境所需要的時間。採用面容識別技術，代替人手，勢在必行。

這種技術的特點，就是利用人的面部寬度、長度，眼眉、眼框、顴骨、鼻子、嘴唇，任何的三點，組成了許多個組合，經個計算機的運算，就可以找出了相同的三角形的結構，把這個人辨認出來。現在世界上有七十億人，沒有一個人的指紋是相同的，同樣道理，有關的面部器官不同點的三角形組合，也沒有相同的。首先，有關部門收錄了領取證件人士的面部照片，這些照片要求比較高，就是要有一定的角度，不能用闊角鏡進行拍攝，影響了面部器官三角形的準確度。前一個階段，香港居民領取回鄉證，因為照片不合格，必須重新拍攝，就是基於這個原因。如果照片拍得不好，不符合要求，持有證件的人士在過境的時候，電子機器就不能認出你是誰，不放你過境。

電腦技術，在日流量為一千萬人次的北京地鐵站進行測驗，能夠準確無誤地在乘客的人流中，把指定的人物辨認出來。無論這個人(男性)，化裝為女性，或者化裝為老態龍鍾的老人家，一樣在經過攝錄頭的時候，立即被辨認出來。只有一種情況，這個人戴上了鴨舌帽、口罩的時候，可以蒙混過關。中國去年開始，許多公眾的地方已經安裝了千百萬個高清閉路電視，任何人走過這些地點，公安可以立即辨認出被通緝的匪徒。中國的頭號通緝犯周克華，涉嫌於二〇〇四年至二〇一二年的八年間，在江蘇、湖南及重慶等地多次造出罪案，射傷了多人及射殺了十人，稱作「爆頭哥」，每一件都是用手槍射爆了受害人的頭顱。二〇一二年周最後逃到重慶沙坪壩區，被面容辨識系統鎖定，立即被警方圍捕並擊斃。

香港每年入境的旅客達到了四千多萬人次，其中有不少是使用假護照進入香港，然後申請「酷刑條約」的保護，獲得行街紙，其中有不少人在中東、南亞參加了暴力行動，情緒偏激，沒有國家予收容，就用假護照偷渡進入香港，有的人還加入了香港的南亞裔黑社會。結果香港成為了「惡人第一收容港」。怎樣才能在陸路口岸或者航空口岸，憑外貌把這些國際宣布為恐怖分子的人，辨認出來？有了容貌辨識系統，這項工作就容易得多了。根據政府的消息，香港入境事務處正着手開發新出入境管制系統，包括面容辨識技術等，預計在二〇一六年啟用。這樣一來，旅客經過香港口岸，就不必按指紋，而是被要求除掉了帽子、口罩，排列成單列過境，每個人停留的時間不會多過六秒鐘。

台客聚

葉輝

奔向冒險新世界

何謂indie-topia？Indie也者，意思是「獨立」或「自主」，topia，意思本來是「地方」，加上了u，就變成了英國十六世紀作家湯瑪士摩爾（Thomas More）筆下的《烏托邦》(Utopia)，那是一個「理想國」，一個「不存在於任何地方」的地方。U這個字母，在希臘文表示了「否定」之意，英國十九世紀小說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有一本小說，名為Erewhon，那是將nowhere倒過來寫，同樣意指「不存在的地方」。那麼，indie-topia存在嗎？

「烏托邦」是虛構的，爾後還陸續出現不同的「托邦」或「拓邦」，諸如「反烏托邦」(anti-utopia)、「敵托邦」(dys-topia)、「坎坷托邦」(cacotopia / kakotopia)、「異托邦」(hetero-topia)、「安托邦」(en-topia)、「伊托邦」(e-topia) ……反正在topia之前加上一個有音或有義的前綴就成了。

這些加上前綴的「托邦」或「拓邦」日新月異，形成為了永續的「烏托邦譜系」，其實都指向一個疑問：這世界究竟有沒有「理想國」？如果有的話，究竟是虛擬的、假「托」的、還是實在的、有待墾「拓」的？

問題的核心大概不在於存不存在，只在於相信或不相信，是的，一切「托邦」或「拓邦」都一如所有精神信仰，「信則有、不信則無」，信之，可奉之為心神之寄寓之所，不信的話，則不必管它存在與否了；比如有一個只存在於虛擬網絡的國家，名為「大丘本」(Uni-Topia)，uni也者，意思是「獨一無二」，據說位於太平洋西北角，在日本的東部……

已故的著名策展人史澤曼（Harald Szeemann）曾兩度執掌「威尼斯雙年展」(一九九九年、二〇〇一年)，他在一次訪談中有此說法：「如果下一個展覽不是一場冒險，它對我便不重要，我會拒絕去做。」在他看來，冒險精神也許就是「獨立」或「自主」的大前提。

「獨立」或「自主」，意味着一個人或一些人，置身於大機構、大企業之外，可又不免要游走其間，並沒有固定的機制（及其資源）作為後盾，「獨立」或「自主」就是要DIY——從尋找機會、尋找資源、尋找人脈、尋找拍檔、尋找場地到尋找金錢、尋找人才等等，都只能靠自己，此所以必須「冒險」，因為誰都不可能為他(或他們)承諾一個玫瑰園，那麼，這樣的人總有一種特別的氣質，與其說那是「獨立」，不如說那是「自主」。

一個人或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追求「獨立」或「自主」，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可是他（或他們）又不由自主，總是要將自己融入資本主義的體系——這樣的人既是掌控自己意願的工作者，同時也是不得不聽從系統的勞動者；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體系裡的奴僕，如此這般，該如何統合心神以擺脫「主奴一體化」的悲歌？

百家廊

袁星

霧與霾

早晨起床，拽開屋門，一股霧氣迎面襲來。稍遠處，霧濛濛的，再遠處，便是一片深不可測的乳白色，周圍的一切都沉浸在茫茫霧色之中。夏天，是個多霧的季節。沒見到金燦燦的晨曦，腦子嗡地一聲，由霧想起了蛇年前後那場霾。

霧與霾不同，不存在霧長大了就是霾的說法。可在我們這兒，我小時候經常遇到的是或濃或淡的輕飄飄的霧，而在年初的城鎮裡，時常遇到的卻是橙黃色的深沉的霾。隨着時光的推移和年齡的增長，「霧」似乎就長成了「霾」。

農曆蛇年臨近，霧霾像要湊熱鬧，不請自來。電視上關於霧霾的系列報道，和賴着不走的霧霾一樣，愈來愈多，愈來愈密集，多得直迷眼。

霧霾似霧卻不是霧，它是霧和霾的混合物。連續很多天見不到陽光，霧霾像一條不斷收緊的布袋，把視野遮堵在幾米幾十米之內，隔斷了和遠方的聯繫，使我們一整天都生活在朦朧中，黯淡難耐。

視野被壓迫，情緒被壓抑，心情被憋屈。走在讓霧霾填塞的路上，鼻子裡嗅着微微嗆人的焦糊味，好像還帶有一絲硫磺的氣息。除了這些，鼻腔裡還有一點點被燒灼的感覺。這些不舒服，其實都是PM2.5惹的禍。

PM2.5是指直徑等於或小於2.5微米的顆粒。這些顆粒分佈於空氣中，密度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形成了霾。霾和霧不同，按說只有在污染嚴重的地方才容易出現，在我們這個小城鎮出現的機會不會很多，但它卻來了。而霾或霧霾一旦出現，除個別型號的醫用口罩外，市場上售賣的一般口罩幾乎起不到防護作用。

被霧霾籠罩的那幾天，大家的心情一直連陰着。小時候我經常喜遇濃霧，在霧氣中沐浴既濕潤、涼爽又好玩。選個方向隨便跑出十幾幾十米，不需要任何掩體就可以和夥伴們捉迷藏。那種隨風流動的霧氣白茫茫的，沒有任何異味，頂多大半天就消散殆盡。如果霧氣來時恰好在山頂上，那種美麗的恐慌，分外難忘。

十幾年前，我們這兒家家養羊。不上學時我們就幾家一起，攆着羊群上山放養。我家北面是一條拔地而起東西走向的山巒。山巒之上還有幾個高高聳立但彼此相連的山峰。這樣的山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路，只有一條人和羊群共用的小道。小道緊貼着峭壁傾斜而上，狹窄溜滑。有的路段就像鋪上了冰，走上去得格外小心。

夏季多雨。一個周末的下午，我們剛把羊群趕到山頂最西面的山峰上，濛濛細雨就又一次飄落下來。峰頂處有一個三間屋大的巨大岩石。岩石底下，因長年風吹雨打形成了一個能容納十多人圍坐的石棚。我和三叔坐到棚下，等待雨停。羊群在這個柱形山峰邊上，淋着細雨，慢慢啃食青草。

雨快停時，山溝裡突然朦朧起來，霧氣沿着山谷從山下圍湧上來。那些淡白色的霧氣就像一團因沸騰而溢出天池的白雲，卻又沒有藍天上那些白雲的潔白和卷舒，就像誰從仙境裡撕下的一大堆霧帳一樣，急速裹圍上山來。從看到山下那片霧氣開始，到它一呼啦鎖住整個山頭，一共不足十分鐘。直到濃霧漫到峰下，遠處的山巒還是清晰的。放眼從濃霧頭頂上遠望，行雲流水就在眼前，宛如置身雲霧縹緲的仙境。

當濕乎乎的霧氣鎖住整個山頭後，山峰的崖壁和之外的空氣都一團白茫，已經找不到界限。羊群散佈在山峰邊，草皮被霧氣擁抱後非常濕滑，萬一踩不穩就會墜落山崖。霧最濃時，我跟三叔緊挨坐着卻看不到他的臉，連伸出的手指都看不清。如果不是三叔在，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的我，肯定會害怕。

大霧持續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開始消散。該吃晚飯時，羊兒們吃飽了，我們準備趕着羊群下山。這時，我們已經能看到二三十米遠了。到山腳下時，霧就更淡了。到村莊時，霧基本上已經退淨！但抬頭回望，越高處越模糊，山峰上依然籠罩着一層薄霧！

也許是看神話片看多了。從那次之後，再遇到濃霧時，就感覺碰上了仙境。無論多大多濃的霧氣，即便伸手不見五指時，我都沒有絲毫怯意。平時天氣晴朗，藍天白雲，一望無際。遇一次天地蒼茫、濃霧瀰漫的景象不容易，正是享受朦朧的好機會！

到省城讀書後，整天在忙。即使抬一抬頭，看到的要麼是擁擠的高樓大廈，要麼就是晴朗天裡似藍非藍的灰蒙。藍天白雲、青山綠水和鳥語花香，彷彿早已經遠離了我們！那些去過的城市，無論多大都一樣擁擠。在那些或大或小的城市裡，陽光可以是熾熱燥熱的，可以是溫煦溫暖的，但卻不是明媚燦爛的！

就算沒有霧霾遮天蔽日，城市裡的天空也很難見到白雲千載空悠悠的乾淨模樣。每當我不經意間從樓群的縫隙抬頭仰望時，那望不到盡頭的高處，總是灰濛濛的，猶如蓋了幾層薄玻璃，藍時不夠清澈，橙時又略顯混濁。

在農村老家，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天空中一年四季都澄澈透亮。晴朗時艷陽高照，陽光明媚。雨雪後仰望蒼穹，碧空如洗，天幕湛藍、深邃。或白雲朵朵，裊裊炊煙；或銀裝素裹，潔淨曠遠。

尾隨城鎮化建設的腳步，大城市越來越大，新城鎮不斷崛起。樓在長、人在聚、車在增的同時，造成PM2.5數值不斷升高的微塵，也在迅速蔓延。堵在路上禁車不可能，逢年過節禁止燃放鞭炮行不通，戴一般的口罩又無效，那想法調控總可以吧？

水可以結成冰，冰也可以化成水；霧可以長成霾，霾自然也可以再退成霧。只要條件允許、調控得當，減弱、降低、消滅霾或霧霾，完全可以實現。

懷念小的時候，依戀農村老家，那裡偶爾也有朦朧和白茫，但那裡沒有霾和霧霾，那裡僅有霧！

去年底和蛇年初，我國的大部分地區，都經歷了長時間的霧霾天氣。那時候，霧似乎長成了霾。現如今，小鎮上的那些房舍和樹木，約好了一般，又一起藏進了濕漉漉的茫茫霧色裡，一身水汽，若隱若現，神秘而綿長……霾，似乎又變成了霧。

杜亦有道

阿杜

三送三別逝者如斯

生命中有過三次火車站和女友依依告別，然後一生中不斷回味的浪漫，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電動火車以至高速電鐵盛行後，火車站的浪漫漸次在全世界褪色，風流雲逝既去便一切不再挽回了。

在下之三戀三別火車前，第一次在一九六九年在廣東師大讀完大學二年級，那時學院師生間尚有點溫情，阿杜是運動員學生和同系鄰班的一位「校花」女生校園公開拍拖牽手，已成風頭之一對，此年有溫情的大學書記球場邊私下對阿杜說：暑假了，今年為何不見你要申請赴香港探親的申請表？我說有一位姓鄧的同學也要申請，而我們系只有五個赴港探親的名額，名額矜貴我就讓期給她去吧，此名額就是本人鄰班初戀女生，阿杜知她有一叔父在香港開農場，以為可以主動讓位（本人則因父母雙亡，由嫁了來港的姊姊認為是「家長」，於是有私底下讓位之舉。）

誰料後來姓鄧女友的叔父不能視為「家長」，不准她申請，「名額」照歸本人所有，於是寫好申請表換好簡單港幣旅費，一九九六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在下赴港而行，先到廣州大沙頭車站上火車，初戀女友很大膽，一晚前就在我家告別送行，第二朝不捨依依，送我上第三列火車，在一縷白煙和三聲長笛中二人在車前輕輕一抱，兩人都淚流滿面，在嗚嗚聲中告別，「莫留後約將人誤」，兩人都不知以後何時再見，只有在你眼望我眼中望至人影漸杳而看不見，心中如吃了塊石頭般耿耿而別，此一之景今後一生都未忘記。

第二次火車站之別，乃一九七一年本人已航海在日本公司尾道船廠修船，一日洗艙小休，船員放假自由活動，阿杜穿了風衣信步上尾道市著名賞櫻的「千光寺山」賞花閒逛，見一株繁花似錦之八重櫻密麻麻，花下最多幼繩繫詩句互飄來飄去，見一女孩正在綁一張中國字詩句在枝上，八卦地上前一看，只見用漢字不正斜寫着「但願人長久，千里共蟬娟……」即用日語問小姑娘「你懂這中國詩意思嗎？」她搖頭又點頭說：「是情多，愛亦多之意嗎？」我哈哈大笑，帶她去喝咖啡聊天，她說一小時後她要搭火車返大阪市去上班了，最後送她上火車站，她在車窗中伸出頭來叫我跳高親吻了一下嘴臉，然後三聲長笛加一縷白煙二人閃電邂逅兩小時成為最快消失的一對閃電情侶，此一火車站之別時常在夢中重現。

車站第三別是追過一個女孩子是本人工作之工廠之花，那家廠有宿舍給女工居住，是晚二人聽粵曲後送她上沙田車站分手回宿舍，廠花依依不捨力拉本人上車說：「今晚回宿舍你我同床睡沒有人發覺的。」我說不行，如若穿崩工友同事等會笑到面黃了，於是你手執我手，直至開車才捨得放手離別，這第三別也是一別而永離，一個月後她嫁人去了，自此火車也漸在香港消失，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地鐵為主要交通之時代，從此在乘港鐵之時總是火眼金睛四處瞄，但迄今已近卅年一次也再沒有邂逅過舊時人，個人人生也隨香港火車年代之湮沒而永久逝去了。

演藝蝶影

小蝶

再現史坦尼體系

一名演員朋友最近到北京表演一個二人獨幕劇。回港後我問她演出成績，她說：「好得不得了。」根據她說，本來只有百五人座位的小劇院不單場場座無虛席，向隅的觀眾或站着座位後觀看，或索性席地而坐，連穿着裙子的女觀眾也顧不了儀態盤膝坐着。雖然他們以廣東話演出，北京觀眾只能靠閱讀字幕了解對白，但亦毫無困難地完全明白和懂得欣賞此劇，方言對此劇產生不了任何障礙。

完場時，他們得到了如雷的掌聲，比他們在香港所得到的更甚。內地的戲劇前輩、專家、工作者都紛紛發表正面的言論，給予此劇高度的讚美。其中某劇院領導更直接指出此劇正是失傳已久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技體系的再現！

這是何等足以令任何演員都感到飄飄然的讚美語！內地戲劇家給予香港演員如此讚美正反映着他們對當地的表演的不滿、失望和擔憂。雖然我對內地劇界的發展情況不算有深厚的認識，但亦不時聽到有些劇團為了吸引年輕觀眾或增加入座率，都會製作一些捨本逐末的演出，例如只注重創新的意念或噱頭、古靈精怪或故作高深的表演形式、只重即興演出而沒有基本的劇本等。這些製作可能偶然會為觀眾帶來新鮮感或為陳腔濫調的演出帶來衝擊，可是，說到底，演員固有的演技和經驗卻被輕視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憑着多年演員修為而建成的一套經典演技體系就是這樣被新一代的演員束之高閣了。當演員不再學習理論，不再鍛煉技巧，不再研究表演學問，而只因急於求勝求破格求突出而要出花招，戲劇的發展前景自然令行內有心人擔憂。

北京的戲劇家大抵以為他們視為圭臬的那套史坦尼演技體系早已在中國劇界內消失，沒料到令他們魂牽夢縈的演技系統竟然會從來自香港的兩位演員身上重現，怎不叫他們有狂喜之感？那份驚喜大概跟驀地見到以為早已香消玉殞的心上人站在眼前一樣激動了吧？

我知道這次的再現並不只是一剎的感動，而是必會為北京劇壇帶來迴響，因為香港的演員令他們知道原來經典體系仍是那麼閃閃生光，那麼具有力量和那麼超越時空的。讓我們拭目以待內地的戲劇返璞歸真的一天。

此山中

鄧達智

荷花再見？

每次單騎從米埔回望元朗，都為Yoho Town及Yoho Midtown既高且寬的石屎森林景象震驚，偌大元朗平原天空下，三面環山以中間Yoho最顯眼；我開始不再叫它Yoho Town改名「Yoho山」，真是一座移不動的大山。

Yoho山東北有小小古村「楊屋村」，那是我外公的村子，母親娘家，除自己老家外最熟悉的童年地段。村子雖小，背後有過去新界最早期的元朗官立中、小學。面北向青山公路有成立大半世紀博愛醫院，過去安靜但不荒蕪。村前本來風水魚塘，再過去是河涌並良田片片及寶安一帶農畜貿易墟集「雞地」，即今天Yoho山所在，附近攸田村，楊屋村及十八鄉一帶被輝映得面無顏色，窄小而瑟縮。

楊屋村前與河涌改變成渠之間三數畝濕田數十年前種上荷花，村民取葉出售作經濟效益。

今天已似無人採摘，每到初夏，荷花自污泥甦醒，先見一枝枝葉苗，再而大蓬大蓬荷葉。太陽高掛月份，荷花怒放，艷紅，粉紅，純白，朵朵比湯碗還大，單騎途經聞荷花飄香，總會駐足進荷塘中間享受。

比我來得早更多的有心人，以攝影發燒友為主，長火短火，太陽未出時分並露珠守候荷花漸放。

那麼大的香港，過去濕地處處的元朗，竟然餘下才那麼幾畝荷花田！我村屏山，祠堂前文物徑一側本亦荷花連綿田土，盛夏荷放，香飄揚溢是村民最親切的一抹村居風景。

西元二〇〇〇年前幾年，推土車來了，廢泥來了，不消幾天自此塵土飛揚泥石停車場。沒人問過業權人是否一致通過，也沒有評估對村民衛生、健康與安全的關注，有關部門卻一直發予合法牌照准其經營！

每次途經Yoho山下楊屋村荷塘，不免心驚膽跳，未知何日命運與我們村子相同，變作另一片被污染被破壞廢原。香港競爭力世上排位高，可香港人連一片小小荷花自然地未能保護下來，真矛盾；難道競爭力不包括民生環境的福祉？今年荷花依舊，可沒幾天荷葉收縮焦黃，明顯附近水質已變壞，只擔心明年荷花可會再放？

至今為止，西貢、八仙嶺及離島大部分地區相對香港其他大部分地區，還是有福氣的，它們還保持着本來的山海面貌。

閣下如果並非土生土長，腳踏這方水土長大，對環境惡變難會感受貼心切膚之痛。

面對環境惡化，曾經市民不熱衷，政府好辦，根本沒當善待環境是一回事，小貓幾隻聲單力薄，最終轉而噤聲。

筆者騎單車路線幾條，較遠的，隨青山公路從元朗至上水，再沿吐露港公路至沙田，沿青山公路至荃灣風景較好，山光水色滿途。時間倉促，餘一個多小時會選擇從我們村子繞着元朗南沿踩至凹頭向北至壆圍邊錦田河，經錦繡花園至米埔自然保護區再折返。這是一段河道與魚塘較多路線，風景亦怡人，可惜舊田荒廢，變成貨櫃車車場甚至有毒廢物回收場，也不好意思老批判內地泥土污染，本港何嘗沒有遺害土壤含重金屬影響居民健康，也傷害本來好環境的現象！